

文學，休走

〈現代文學的考察〉

趙知悌 編著



文 學 休 走
— 現 代 文 學 的 考 察

趙 知 悌 編 選



文學，休走

小草叢刊 10

門市部：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中國書城

編者	趙知悌
發行者	許敏修
出版者	遠行出版社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
	郵撥：1 0 6 0 3 1
總經理	遠景出版社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香港半島書樓	
總經理	香港九龍長樂街一號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臺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
特價	新臺幣 4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5 年 7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334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版權・翻印必究

序

趙知悌

近年來，我們的文學界發出了許多強烈的聲音，要求文學的創作應該大步往社會寫實的路上踏進。這真是很值得高興的事。社會上到底還有許多清醒的人，有愛人情懷的文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發展，留意社會的疾病。教社會大眾知道，文學沒有忘記他們。詩人、小說家跟他們還是活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代，沒有從他們身邊不屑地走開！

這一股健康的文藝動向的要求，顯然不是沒有緣故的空穴來風。它是相應於諸多年來我們的文壇上的各種病態，所作的一次體檢。

由於現代文學，尤其是做為主流的現代詩，在精神上接受了亞流的西方現代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殖民，表現在內容上的便是意識混亂，思想不清，逃避現實。在語言上，仍然晦澀怪誕。朦朧得很，搞詩壇上的方言趣味，開五四文學革命語言工具大眾化的倒車。這種思想及語言的雙重晦澀，使得此時此地的社會大眾很難認同他們。加上他們對於傳統有欠好好的省察與批判的接受，仍然固守了許多封建時代的價值觀和士大夫意識。他們의思想和情感還停留在過去，不肯趕上時代。因此，這既非中國又不現代的文學現象，錯亂了我們對生命的

認識，也削弱了社會進步的力量。

因爲有了這樣由來已久的偏差，許多國內國外，年長年青的同胞，不忍見文學走上這條踽踽獨行的山路，便紛紛起來責備和糾正。當權的文壇「列強」們，自然也透過各種媒體，起而應戰。遂展開了又一場以現代詩爲主要對象的論戰。

若我們簡單地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實際上這場論爭的發生，絕非偶然的事件。在
一方，詩人們努力做着籌備工作，要大張旗鼓肯定二十年來現代詩的成就的同時，（如余光中、洛夫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分，「現代文學」雜誌葉珊主編的「現代詩回顧專號」），另一方面也正有人努力做着檢討考察的工作。此中的分際，並不在於雙方是否都是詩人，是否都是海外學人，而在於雙方文學觀之不同，所站的立場不同，對歷史對社會的認識不同。但有這一點不同，這場論爭便是必然要發生的。這些文字的出現，在時間上容或巧合，但在社會進步的要求上，却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我們還嫌它來得太晚了呢！因此，這一回的論戰，在意義上，顯得特別重大。它完全不同於以前的新詩論戰，那些不過是形式新舊之爭，詩人詩社分家的吵鬧。這一回，與其說是一場現代詩的論戰，毋寧當它是對現代文學的本質與意義的審察。因爲這一次批評運動，並不接受現代詩原本的非理性的前

提。它主要審察：文學是否爲大眾而創作？它的反映和批評是否能造成社會的進步？它到底爲我們國家的發展貢獻了什麼？這些是每個人都有權利關切的問題，所以引起的影響便特別廣泛而深刻。

此番批評工作，若就出現在報章雜誌上的表面時間來看，則是這樣的：最初（六十一年二月），關傑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了「中國現代詩的困境」，指出現代詩西化過深失去傳統的弊病。可惜引起的反響不大，聲音頗爲孤單。直到同年九月又發表了「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一文，唐文標（這時已回到臺灣）率先鼓掌歡迎之後，整個形勢便興奮起來。一時之間便出現了：「中外文學」上唐文標的「先檢討我們自己吧！」「笠」，鄭炯明「批評的再出發」。「中國時報」，李國偉「詩的意味」。「大學雜誌」，高準「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向」。之後，還有絡繹不絕的討論，如「中外文學」上李國偉的「文學的新生代」（六十二年三月）、「略論社會文學」（六月），顏元叔的「期待一種文學」（六月）。到了六十二年七、八月間，「龍族評論專號」出版（高信疆所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的出刊，是這一回現代詩批評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它邀集了各個階層的人發表意見，雖然內容因此顯得蕪雜，仍不失爲多年來對現代詩的檢討，盡力最多，做得最好的一項工作。

及「文季」季刊創刊，唐文標的兩篇重要文字「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相繼出現後，一時文壇爲之震動，詩人們紛紛團結起來，商討對策。是爲所謂「唐文標事件」。這也是此次現代詩批評工作的高潮。其後，餘波依舊盪漾，如余光中的「詩人何罪？」，「中外文學」詩專號中，楊牧的「致余光中」書、陳芳明的「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以及散見大學學生雜誌上的響應。正反互見。

關傑明的兩篇文章，主要在指出中國現代詩已根本失去了中國人的性格。詩人們爲了求新創造新的形式語法，轉而一廂情願地追求西方的典範。結果是遺失了固有的民族性，又學錯了新的東西，兩頭皆錯。關傑明所說民族性並非要固執舊有的傳統，而是要創造出一個現代的傳統，但這份傳統「必須是承合大傳統而來的」。因爲「一個民族的想像力和藝術都植根於兩處：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現在，因此才能產生出他們的未來。」

另一方面，中國詩人在學習西方各種現代主義的語法技巧的同時，也照單全收了他們的病態的內容。在我們的社會急劇轉變的時候，確實需要努力學習，但這裏，詩人們沒有做好。接受的時候，他們表現了殖民地的性格。衝突的時候，他們的方向，又是那樣錯亂，搖

擺不定。爲什麼會如此呢？關傑明指出了病根：「大部份現代詩人對語文與生活態度，反映出他們對我們普通大眾生活方式中的文明要項，缺乏認識；一種個人與社會脫節的千篇一律的病態傾向，以及必然會因此而產生的偏差——對於生活、愛情、死亡與生命等各種與現實問題的不當看法。」（現代詩的幻境）

詩人們對於生命與社會的認識既然有了偏差，絕不是他們再豐富，再精確的語言本事可以補救得了的。所以，「現代詩所需要的，不僅是一種語文上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革命。」這樣的見解，是很正確的。

唐文標的兩篇文字（其中「詩的沒落」前言部份：僵死的現代詩，刊載於「中外文學」二卷三期。）勇敢而尖銳，也顯示了他要澈底批判現代詩的決心。他以爲，現代詩的癌症，一言以蔽之，就是逃避現實。各種樣式的逃避。對於過去，現代詩人仍未能脫掉傳統文人詩的背殼，因此也繼承了文人詩的逃避現實的傾向，遺老逸少發洩自瀆的個性。這些詩大都是幻想出世的、有閒清談的、個人自憐自傷的。六朝以來的弄禪、詠物、擬古、山水、宮體等等回憶，又在現代詩人們的暗房中，沖洗出來。對於西方，則透過了學院派作家的買辦，詩

人們得以大量仰賴這些進口的鴉片：潛意識、性與夢、超現實、象徵、存在等等小市民趣味的東西。就這樣，背對着社會，他們在角落裏吐納起來。

現代詩集合了傳統逃避和西方逃避之大成，而成爲一種去勢無能的藝術，對於社會不但沒有積極的作用，反而要牽絆歷史前進的脚步！

「歷史排山倒海而來，他們能逃到幾時？避至何地？若不是隱姓埋名，與草木同腐，必然要挺身格鬪，與過去告別。」

詩人們會步上這樣的歧途，實要歸咎於他們忽視了文學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對社會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

「一切藝術，詩，本身不帶有什麼意義，一定得從歷史上看，從社會的變遷，人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和時代的關係上看，這樣的詩才有其作用。否則，徒然盲目的投身進去，以詩合意，築成自己感情的迷宮，是沒有用的，對人對己皆無甚好處的。」（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

「詩人所關心的只是全書的意象如何？形式與否發揮，比喻是否一貫，結構是否嚴謹，用字是否脫俗……他們不會想到這一切爲的又是什麼？作者爲什麼要寫？他是不是在控訴什

麼？指出什麼？作者處的是什麼時代，他個人的社會背景又如何？他們不會問的，因為問這一個問題，一定牽涉其他。要追問下去，便要涉及他們自己的、社會的，以及其他相連關的整個地區問題、國際現勢等等；然後必然因為推及到文學是屬於歷史的一部份，而要「血濃於水」地扣緊社會。」（詩的沒落）

詩人們必需從新檢討他對生命的態度，認清自己代社會立言的職責，站穩他做為現代中國人的立場，現代詩才可能站立起來，使它自己和社會一同往前走吧！

我們若把「唐文標事件」看成現代詩批評運動的高潮，那麼，與之相平行的，便是王文興的長篇小說「家變」了。「家變」在六十二年三月於「中外文學」上連載完畢之後，立刻引起了劇烈而廣泛的討論，遲遲爭辯不休，遂引起從不刊登現代詩的「文季」季刊，從事對這個小說領域的考察，再度糾正現代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學的錯誤。而與現代詩的批評運動相呼應，合流為檢討與批判現代文學的主潮。

從僅有的三期「文季」討論四位作家的情形來看，不僅有大學才子派的歐陽子和王文興，還有時代不同背景不同的張愛玲與鍾理和，可以猜想他們當初對於考察當代小說家的企

圖是很大的。而且是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發言，來批評和要求我們的現代作家：

「他必須面對封建社會殘留的病根和帝國主義侵略下帶進的殖民地流毒，來矗立起自己作品的中國基礎。」

他必須面對中國民族的苦難，從事反抗專制集權和恐怖政治的戰爭，來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國精神。

因此，他不再是一個書齋中的作家，和這社會上的享現成者。他必須走入社會，剷除自私，關心別人，而且要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學習成爲一個中國人。」（文季第一期）

歐陽子和王文興都是接受了西方文學薰陶很深的作家。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了佛洛伊德、勞倫斯、喬埃斯的陰影。然而這些西方作家的藝術觀，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而且是有其病態的。把這樣的藝術觀移植到中國人身上，問題便更多了，徒然更壞而已。就以兩位小說家都在處理的「倫理」問題來說：「秋葉」裏，母子亂倫；「家變」中，兒子禁閉父親，姑不論這樣病態的心理呈現，是否真實，書中所表現的倫理觀却是自私的，報復的，或是商業的、功利的。這不正也是中國封建時代錯誤的倫理觀嗎？這樣的結果，不就成了病態加上病態了麼！另一方面來看，「秋葉」中的人物，「除了愛情，就

一片空白。」而以性愛來解決內心的苦悶。這是怎樣的愛情呢？這就是對生命的認識嗎？尋求感官的刺激，不正是西方中產階級腐敗的本色麼！這全是最根本地逃避現實。而「家變」則以老父的出走來滿足改變現實的企圖，也是很典型的無能解決問題的妥協態度。

尉天驄便是以此二人爲代表，批判了個人主義與現代主義文藝的錯誤：

「文學是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時代的變遷，處境的不同，就使得『人性』也有各種不同的型態。我們不談人性則已，要談就必須先檢查它是產生自哪一階層，哪種立場。」

「現代主義，澈頭澈尾是從西方商業社會挫敗中發生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把人的價值築在金錢上，「以賺錢和佔有爲本質，所以在它的內涵裏，便缺乏理想和關心。」「如果一個人真的對這個社會有所關懷，覺得自己的生命與整個人類的生命息息相關，則在他處理個別的小事件時，也不會只從個人的感覺出發。」

顯然，現代中國文學的經緯，不論是縱的繼承，橫的移置，都存在着極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透過社會及歷史的認識，未經批判地便接受了傳統及西方，結果只有病上生病而已。

「民國以來，由於列強和軍閥相互勾結的現實，不僅使得中國的經濟發生巨大的崩潰，社會發生空前的變化，而且在租界和買辦文人的交互作用下，產生各種型態的殖民地文化，遂使得資本主義，尤其是崩潰的中產階級的享樂、偽善、頹廢的文化，隨着帝國主義的商業潮流進入了中國社會；而且藉着它的血液，又使得殘餘的封建文化復辟起來。於是，在封建的倫理觀和商業的倫理觀，封建的人性論和商業的人性論，封建的藝術觀和商業的藝術觀的交織下，不僅政治上淪為次殖民地，而人們自私一面的擴大，更使得我們生存的社會呈現出種種腐爛的現象。例如，就表面看，縱慾等觀念似乎是西方沒落文化的產物，與中國經典中所流露的精神不合，但是，只要了解一下封建貴族的腐爛生活，就可以知道它與以往士大夫享樂式的藝術觀是一致的。如此，兩條潮流匯合以後所形成的氾濫和影響，便可想而知了。」（慢幕掩飾不了污垢）

做為一個編者，我本當力求客觀地包容論戰雙方的文字，並且把它發生的原因結果，分析綜合，給它一個歷史的回顧。可惜限於本書的篇幅，只能取批評的一方，而且只能揀取部份收入。當它們是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途程上重要的文獻。很奇怪的，此一觀點和立場的寬

集工作，竟還沒有人做。倒是爭論的另一方的詩選詩論出版了不少，讀者要知道他們的意見，不難找到。他們的聲音還是挺響亮的！

本輯中所選的十餘篇，容或對文學與社會的認識不盡相同，但大體立場則一。附錄一、二、三則是環繞所謂的「唐文標事件」所作的批評，衛道之辯，與反駁，各抽一樣。編者對於這些作者，有的見過一兩面，大都素昧平生。（其中牧子，游喚還是就讀國內大學的學生吧？）然而從他們的立論中，可以看出他們清澈的眼力，關愛社會的熱情，和維持文學清醒不墜的苦心。遺憾的是，他們中不少遭到詩壇上猛烈的攻擊，甚至惡毒的辱罵，視之爲異端。這大約是由於我們文壇上大家長作風太厲害的緣故，理直氣壯地不許「外人」到「家」裏打孩子。此一間人不問事，閃躲問題，攻擊人身的現象，很引起我的不滿。他們的語氣即使激烈，但他們提出了問題，站了出來，社會就應該給他們發言的地方。這也是本選集要出版的原因之一。

其實，說起來，這樣的現象也不奇怪，在歷史向前推進的過程上，似乎總會出現三種人來：第一種是很清楚地把握着歷史的動脈，投入前進的行列，奉獻出他們的熱情和智慧。第二種則顯得猶疑、徬徨、回顧、依戀，他們愛在墳頭上插花憑弔，遲遲不肯離去向前走。第

三種人，比較可怕，他們是投機的、虛榮的，深怕自己沒落，便拼命趕着時髦。我們的文學界也果然有這樣三種人哩！

本來，文學活動就是人類文化的一層，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地盤上，它必然要有牢固的支柱：一定的時空因素，一定的社會內容，才能撐張起它做為輝煌的上層建築。相信只有把文學視為人類文化活動的一部份，我們才不致盲目自私誇大地寫作，不知不覺阻礙了文化的進步。因為文學必要依循着社會的需要，決定它創作和發展的路線。

回頭看我們的詩人，小說家，有不少是擅長飄浮在虛空中，經營他們的七級浮屠的。對着塔裏的鏡子觀看，說道是反映了現實！自憐之餘，眼眶裏滴溜的淚珠，在日落平西時候，閃爍着彩虹的光芒，便道是人間的顏色，這樣的寫作，並非社會的需要。離開現實生活，投入內心的挖掘。只能挖出腐敗的屍骨！卸去文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只在書桌前祭自己的浪漫和感傷，沒有社會的血肉，這樣的詩，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吹着美麗的氣球罷了。詩人們必須離開他們的蒲團，別再妄想欺騙的涅槃，遁入虛假的和平！

不論想像或寫實，詩人都應該以社會關懷做為他創作世界的核心。想像同情的出發，

詩人的想像領域若只容得下個人的感覺和想望，竟不能爲他的族類設想，詩人的世界不是太狹窄了麼？

他的創作也當不爲供學院的研究，不爲供出版商的沽價市場，他要爲交流而團結廣大經驗共同的心靈，爲社會時代需要，促進生命的認識，問題的認同，凝聚合成感動的力量，帶動歷史向前發展，向前運動。

許多文學作品只是取悅和消遣的高尙禮品，這種性格，我們反對。它固可以通過喜劇或趣味的誘導，它的意義絕不止於消閒。文學應該永遠是一種肯定，一種力量，在檢討生命的各種可能性中，從事於對生命困境的積極努力。以上粗略提到的，實在是可以當做文學的情懷和精神來看。基於這樣認識的創作，才是我們所希望的，文學才能發揮它更大的用途吧！

文學，他具有戰鬪的氣質，要爲人間的不平，發出他抗議的怒吼；他是戰士！文學，她具有悲憫的情懷，要對受苦的心靈，張開她溫柔的擁抱；她是護士！

他們一定不逃避現實，不背棄社會，勇於走上戰場，樂於關愛別人。

文學，休走！

目 錄

序：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	尉天驄	一
1 對現代主義的考察——慢幕掩飾不了污垢	尉天驄	二五
2 現代主義底再開發	陳映真	二五
3 對個人主義文藝的考察——站在甚麼立場說甚麼話	尉天驄	三三
4 詩的沒落——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	唐文標	四六
5 論傳統詩與現代詩——甚麼時代甚麼地方甚麼人	唐文標	九五
附錄一：唐文標事件	顏元叔	一九
附錄二：詩人何罪？	余光中	二五
附錄三：余光中到底說了些甚麼？	李佩玲	三一
6 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	關傑明	三七
附錄四：再談中國現代詩	關傑明	四四